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绝境中的自我观照
——《野草》三篇的文本解析

马 娜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对鲁迅《野草》中《影的告别》、《过客》、《死火》三篇作品综合比较,从反抗绝望、爱的悖论和探寻希望三个角度,观照鲁迅心路历程中的绝境体验,并探求对其内涵的更深一层的理解。

关键词:鲁迅;《野草》;绝境;精神世界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1-0081-04

在《野草》中,"影"、"过客"、"死火"三个形象都源于作者对"绝望"与"希望"问题的思考,因此其内在含义的发展具有某种程度的连贯性,三者在同样反抗绝望的境遇中分别显现出不同的光彩。本文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将《影的告别》(以下简称《影》)、《过客》、《死火》三篇作品综合比较,依据作品的内在联系,从反抗绝望、爱的悖论和探寻希望三个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以此观照鲁迅心路历程中绝境体验的变化,并希望得到对其内涵的更深一层的理解。

一

"绝望的抗战"[1]20,是鲁迅毕生思想中一个最有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

在《影》、《过客》、《死火》当中,一直存在着诗人内心两种声音的交战,文中的矛盾正是作者长期以来思想中虚无与实有、绝望与希望两极矛盾的冲突显现。李欧梵这样描述:"诗人的内心自我,陷入一系列难于解决的矛盾的绝路上,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2]在为无法解决的两极冲突寻求出路的过程中,诗人的内心很明显地经历了一个从消极阴暗逐渐转向明朗、从彻底虚无转向积极求索的过程。

这一求索过程从"影"开始。"影"的处境是夹在失望与希望之间的心理绝境的体现。在《影》开篇的5个小节中,作者连续用了十一个"我不"。"影"既不愿去"形"所在的天堂与地狱,也不愿去将来无限美好的黄金世界。这表示了对"有"的拒绝,对已有的、将有的一切的彻底拒绝。

拒绝了"有"的"影"随即陷入了在黎明与黄昏、光明与黑暗间徘徊的两难境地。"我不如彷徨于无地",这"无地",说明了一种无所去留的精神困境。"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从"影"的犹豫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极度的内心痛苦与自我怀疑。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难境地:他执着地与黑暗战斗,却又找不到真正改变现状的出路。最终,"影"选择了离去:于黑暗中"独自远行"。这是犹豫彷徨后不得已的选择。

"影"的形象无疑代表着诗人内心中的另一自我,流露出极度悲观消极的情绪。

在写作《影》的半年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

收稿日期:2007-11-19

作者简介:马 娜(1985—),女,湖南武冈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1]20

正因为无法确证,鲁迅在"黑暗"与"虚无"问题上的挣扎成为他思想中无法排遣的矛盾。前面的"影",及随后的"过客"、"死火",三者遇到的生存悖论极其相似。但相较于《影》中的悲观失望,在《过客》与《死火》中,这种对虚无或实有的思考逐渐转化成更为坚定的决心与行动力。

过客面对着老翁提供给他的两条路,"回去"或"休息",断然否定。他说"我不能"。若回去,那里"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他"憎恶"这一切的奴役、压迫与伪善;若休息,其结果就像老翁一样,最终失去前进的力量和勇气,困于原地,等待消亡。于是他选择往前走。

值得一提的是诗剧中不断出现的"前面的声音"的召唤。老翁与过客对待这声音的态度就是作者内心两种思想的交锋。老翁"不理他"而停了下来,过客则在沉思过后惊醒。他为自己心之深处存在的矛盾而吃惊,所以他决然地说:"不行!我还是走的好。我息不下。"

我们可以看出,"影"的远行多少有点无奈,在无所出路、极度彷徨的情况下,归于虚无,充满了悲壮的色彩。而过客追随"前面的声音"的召唤正体现了作者内心意志力的驱从,有了自主选择的意味,基调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到《死火》中更为明显。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死火象征着内心潜藏的激情。当它被"我"的体温唤醒时,冰谷的四面"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死火被冻结的热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

《死火》中表现的正是鲁迅内心世界中 "冷"与"热"的矛盾。正如过客与老翁一样,老翁是冰冷的"死的火焰"的写照,过客则象征着行动力。而行动后的死火又面临着与"影"同样的生存困境:不跳出"冰谷",就将"冻灭",跳出后继续燃烧,就将"烧完"。死火的选择是,与其冻灭,"我就不如烧完"。它知道自己的命运不过绝望,但它偏要反抗绝望。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我"的坚决与"死火"最终的跃出,使得诗人对自我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的追求带上了一层积极的色彩。

二

在对生存意义进行求索的过程中,鲁迅始终面对着一个爱的悖论。他笔下的三个形象对待爱与布施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决绝到犹豫,最后坦然接受并相互鼓舞的过程。

在写作《影》的同一天夜里,鲁迅在给一位青年的信中坦率地自白道:"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我之所以对于和我往来较多的人有时不免觉到悲哀者以此。"[1]430

"毒气和鬼气",是鲁迅思想中阴暗虚无的一面。作为一个有着牺牲精神的先驱者,鲁迅宁肯独自忍受黑暗与虚无的痛苦,也不让这黑暗与虚空占有他所关心的人的心地。这一思想在《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做好了牺牲准备的"影",以彻底的虚无,拒绝了一切友善的同行。这表明,对于与己有关的人,鲁迅不愿把他们带进黑暗的抗争中,因而拒绝他们可能予以的关爱。

而在《过客》中,过客也拒绝了小女孩象征"布施"的布条,他觉得这"太多的好意"牵绊住了他前行的决心。只是他已不能像"影"一般断然离去。他曾表示:"但在我,这布施是最上的东西了",他甚至产生过最后的犹豫:"(徘徊,沉思,忽然吃惊)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这样的眷恋和不舍,在整部《野草》塑造的形象中极为少见。

过客在充满"爱"的人间情怀中犹豫挣扎。一方面,他不愿受爱的负累之苦;另一方面,他又无

法拒绝孩子真诚的善意，最终只能在犹豫中默默领受。过客是个孤独前行的精神战士，可他无法真正脱离爱之苦的折磨与牵绊。他领受了老翁水的施舍，也推辞不了女孩天真的好意。纵使他的思想中存在着阴暗与虚无，也终究摆脱不了周围人善意的关爱。过客是鲁迅形象的自喻，而鲁迅的一生就在这爱的悖论中煎熬。

但相较于前二者的犹豫与疏远，死火表现得爱憎分明。对于遗弃它的人，它诅咒其灭亡；对于将它救活过来的“我”，则表示了由衷的感激。“倘使你不给我温热，使我重新烧起，我不久就必须灭亡。”它将选择的关键设定在了给予“温热”的“我”身上：“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当得知我走出冰谷的坚决，死火决定“那我就不如烧完！”它不能实现“爱我者”想要保存它的希望，却为了“爱我者”下定了牺牲的决心。

死火是诗人心中内在激情的象征。从死火对待“爱我者”的态度及最后的行动可以看出，此时的鲁迅思想中已逐渐充满了昂扬的斗志，投入更为坚决顽强的斗争。

三

最后说到希望。可以说，鲁迅的一生都在“怀疑、希望、再怀疑、再希望，而终于无所希望、反抗绝望”中艰难地挣扎。[3] 前面提到，鲁迅在思考“黑暗与虚无”的实有或虚妄这一问题时，始终无法确证。而我们能否于绝望中看见希望呢？

许广平对于《过客》中前面是怎样一个所在的问题，曾说：“贤哲之所谓‘将来’，固然无异于牧师所说的‘死后’，但‘过客’说过：‘老丈，你大约是久住在这里的，你可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么？’虽然老人告诉他是‘坟’，女孩告诉他是‘许多野百合，野蔷薇’，两者并不一样，而‘过客’到了那里，也许并不见所谓坟和花，所见的倒是另一种事物。”[1]18

这里所说的“另一种事物”，大约就是指的希望。鲁迅思想中充满着虚无与绝望，但其内心却从未放弃对绝望的反抗。我们可以从三篇文章的结尾找寻出路的描写中看到作者的态度。

“影”独自远行，一般认为其“沉没”黑暗的结果是灭亡，但我认为不如理解为归于虚无。“影”选择“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独自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去进行孤独的精神探寻；前方的路是未知的，但毁灭并不是唯一的可能。这“行”的行动本身已包含了希望。在“影”拒绝去“将来的黄金世界”之后，我们明白了鲁迅心中的希望并不在虚妄的将来，而在当下面向绝望的行动中。这实际上是对希望的拆解——有勇气正视绝望。

过客的选择与“影”相同，却更突出了选择过程中的自主意志。过客怀着绝望的情绪走入坟地，“夜色跟在他身后”——前途未知，却是他主动选择的生命形态。即使面对死亡，生命仍得走去。鲁迅的“走”是在看透一切彻底的“空”与“无”后，做出的最有希望的坚守与选择。

与《过客》一样，作者在《死火》中思考的是如何战胜自我内心的矛盾，走出绝望虚无的境地。因此我们看到了死火比前二者更为强烈的决心与积极的行动。跃出“冰谷”意味着可能“烧完”，但热烈地“烧完”远比蛰伏于冰冷荒芜中消亡更有希望。

这正是鲁迅的人生哲学。影面对幻灭，“独自远行”于黑暗中，它未必不能于虚无之地得到“实有”；过客面对死亡的“坟”，毅然踏入无人的荆棘丛，他未必不能踏出一条新路；死火面对“烧完”的命运，决然地跃出“冰谷”，它的激情之火未必不能引燃新的火种。战士的前途都无可指出，但要求改变现状的行动本身已是一种存在的希望。

对于绝望与希望，鲁迅说过：“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因此，将自己居于绝望的境地，并勇敢反抗绝望，未必不能达到“精神的涅槃”，为他人开辟希望之路。

四

《野草》作为鲁迅最难被理解的作品,是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及刻骨铭心的爱憎感受连在一起的。在《野草》中,我们看到鲁迅孜孜不倦地审视自己的灵魂,近乎苛刻与执拗。他在《题辞》《过客》、《死火》、《墓碣文》等众多篇章中,揭示着自己内心的矛盾,也表露出浓烈相争的爱憎:孤独、绝望、寂寞;爱、恨、复仇、忏悔……许多时候我们在他的文本中,很难找到内蕴明确的主题,寄托单一的形象;相反,更多的是看到繁复的意念,多层面的纠结与矛盾悖反。鲁迅在挑战现实的同时又不断与过去之"我"纠缠,并通过对失败的长期反思,忏悔其"过去的生命"[4]。

著名的"铁屋子"论,原是鲁迅在经历了启蒙主义理想破灭之后的矛盾消沉。可钱玄同一番含糊其辞的话"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却触动了鲁迅,使他开始反省自己可能的偏执:"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5]由此导致了鲁迅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至少他认为已经找到了一种行动的可能意义。

正是这种"行动的可能",让我们看到了"影"、"过客"、"死火"三种精神之象面对绝境的选择:向暗夜逃离,向绝望进击,与消亡之宿命逆道而驰。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倔强的精神个体逐渐显露出更趋鲜明的主体意志和超越精神。虽然钱玄同所说的"不能说没有希望",并不等于就一定有希望。但鲁迅却从中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希望的有无是将来的事,为现在所无法判定,因而现在给出希望必无的断语,就下得过早而且没有切实依据。

鲁迅在《希望》中,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绝望"与"虚妄"这令人困惑的现代生存论问题。这一两难困境对于坚持观照心灵、体验生命焦虑的鲁迅来说,是终其一生都无法停止的思考探寻;虽然无法得到确定性的终极答案,鲁迅却已在严厉的质询中丰富了自我。正如有学者指出,鲁迅的一生,就是在"无"的背景下,在与虚空的苦斗中,确证了生命意义[9]。

参考文献:

[1] 鲁 迅. 鲁迅全集卷11[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 李欧梵.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91.
[3] 王乾坤. 鲁迅的生命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186.
[4] 郜元宝.《野草》别解[J]. 上海:学术月刊,2004,11.
[5] 鲁 迅. 鲁迅全集卷1[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9.
[6] 王乾坤. 鲁迅的生命哲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13.

Discourse Analysis of *Wild Grass*

MA La

(*College of Chinese laguage &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selects three works in "Wild Grass" of Lu Xun to compare synthetically and reads them from three angles in detail,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desperate experience in Lu Xun's mind and analyze its deeper connotation.

Key Words: Lu Xun; Wild Grass; Desperation; Close readings